

中铁一局首届企业文化节征文

凿顶的枪声(上篇)

陈海波

砰、砰砰、砰砰砰……
这就是大山深处开挖隧道凿顶的枪声，是凿顶棒与岩石搏斗，刺击岩石时发出碰撞的锐利声音。

在中铁一局这棵中国筑路的大树上，我曾经是一枚随山开凿的绿叶。开山、开凿隧洞也是我们五公司当时的“拳头产品”。

在我们伟大祖国，山地、高原和丘陵约占了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；排除高原和丘陵，海拔高度超过五百米的山地，大约就占了国土总面积的二分之一。高大的山区藏龙卧虎，物产富饶，与纵横奔腾的河流相拥相揽在一起，就构成了我们民族美轮美奂的壮丽图景——江山。

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

然而，山地较之平原，虽然有其不一样的万种风情，但同时盘踞着闭塞、落后等等深层次的崎岖和艰窘。

我们开山、筑路、打隧洞，就是在改变那些盘踞、徘徊在山地、山区上空残存的闭塞、落后。

在深山凿道、筑路，有一种听上去让人如雷贯耳的开山神器，那就是风动凿岩机——风枪；从属于风枪阵营，与之匹配，紧跟其后的还有一种开凿神器，那就是凿顶棒，也叫凿顶棍。

现在，在山地，通常情况下的隧道开凿，凿顶大都由过去的纯粹人工操作变成了由凿岩台车在操作完成。但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，大型施工器械无用武之地，此时，开山、凿孔及凿顶的每一道工序，细节依然还是要工人一手一脚地去完成。就是说，相对比较“古老”的风枪、凿顶棒依然是威风凛凛地屹立在开山筑路的漫漫征途上。

凿顶，只是开山凿岩工序的一部分，其作业时间通常只有开凿、爆破作业时间的几分之一，或几分之一。但它却是爆破后掌子面上

展开的第一道、也是守护凿岩工友人身安全最为重要的一道工序。

新开辟出的掌子面是一个混沌、“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”的世界，凿顶工友将是在这个世界凿空叩问、出现，并且活动的第一人。

凿顶用时会因爆破后的岩层状况而长短不一，通常会持续十来分钟左右。如果新断面安全，没有明显的隐患，凿顶有时候又只需要“砰砰砰、砰砰砰”的几枪就相对圆满地解决了战斗、完成了任务。

隧道新断面开凿爆破后的凿岩现场称“齐头”。齐头，就是隧洞开凿的位置与山体、岩石相齐的地方，这个齐头的名称一直要用到隧道贯通。齐头也叫“掌子面”。

刚经过爆破的掌子面上岩石犬牙交错、凹凸不平、面目狰狞，像一只长满獠牙的老虎，笼罩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坍塌的危险。很显然，早已经习惯成自然的邪恶势力，顽固地恪守着旧有秩序，绝不会轻易向建设的新秩序作出丝毫让步；亿万年以来，它们从未听过、见过所谓的高速、高铁的发展，更不清楚振兴、复兴述说着怎样的来历和内涵。

凿顶，是新与旧的对话，是与那些顽固守旧势力面对面的交锋。其工作程序就是把爆破后岩顶已经松动、存在坍塌危险的岩石，岩层凿下来，从而解除或降低安全风险，为隧道施工的下一道工序创造相对安全、良好的施工环境和有利条件。

凿顶，虽说是隧道施工术语，但我们私下都叫这项工作是在“找顶”、称凿顶棒是“找顶棍”。

虽然名字很温柔，但找顶棍棒却不是也绝非木质的。通常情况下，找顶的“棍棒”都是用不锈钢管做成，大约两米长，顶端部是二十厘米左右长的榫式坚硬锥体，便于刺击。被称作棍棒，那是较之其他开山神器它比较苗条、纤细，便于携带。因是金属质

地，私下里，我们又都堂而皇之地称它为“金枪”或者“钢枪”。找顶钢枪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。深山隧道施工渗水差不多都较严重，在现场，工人们一般都是身工装外套着雨衣雨裤及水靴，太重了，就笨，不便持久灵活地操作；隧道施工面对的是坚硬的岩石，太轻了，飘浮无根，在与岩石的搏斗中，叩问、刺击又会软弱无力，不能肩负重任。

两米左右长，那是在与岩石搏斗过程中可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。

实际工作中，“找顶”就是在探天之威，就是在摸老虎屁股，找老虎茬儿，把被动的工作状态变为主动状态。当然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有时候一枪戳过去，就把天透了个窟窿，老虎开始暴跳如雷。一时间“天倾一隅，地陷东南”，引来小坍塌或大坍塌。但是，不管老虎怎样地凶恶，该摸它屁股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摸，无法回避。小坍塌也好大坍塌也好，总还是要把它找出来，让它从隐蔽的地方暴露出来，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把安全隐患找出来了，把暴露在人们眼前的危险清除了，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不光拥有了一片相对晴朗的天空，同时，也就把死神和事故圈定在了可控范围之内。

其实所谓的摸老虎屁股、找老虎茬儿，也就是在让老虎先动起来。老虎一动，就露底了，这时通过仔细地观察、分析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它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，然后“形人而我无形”，避实击虚，一鼓作气地将其擒获成为囊中之物。

摸老虎屁股、找老虎茬儿，当然是要有“两把刷子”，我们自然也是希望把老虎的屁股摸得顺顺当当，将老虎的茬儿问得服服帖帖。老虎不暴跳、或不再暴跳，说明我们施工

过程中诸如炮眼布局、凿孔深浅、炸药用量等环节都相对合理，我们为付出的艰辛也将得到肯定和回报。

在我曾经的开山班组里，凿顶工友通常都是由一些胆大心细、匠心独运的工友轮番担当。

凿顶工友手提长枪，沉着冷静地站在隧洞边壁，一边抬头瞭望着，一边缓缓地就亮出了怀中钢枪金闪闪的光芒。当时，爆破后的硝烟眷恋着旧时光，依依不舍，一时还不肯散去，掌子面上的灯光在时薄时厚的烟雾里左右摇摆，一副细草狂风的尴尬模样。凿顶工友在齐头左近所有关切目光的注视下，借助身上手上金枪及手电的亮光四下照耀着，为自己的思考探寻、审度着出路。那时，深邃的隧道里万籁俱寂，仿佛掉下一根绣花针的声音都可以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般地听得清清楚楚。只见凿顶工友迈着沉稳坚决的步履，以高度的警惕性、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，一步一步审度着敌我双方眼前的态势。那爆破后如山拱起的石碴就是为他搭建的工作平台，他的身体紧贴着隧洞边壁。这也是常识，新断面坍塌，老虎龇牙，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从上下塌，边壁连接着经过支护的初始成型隧道，这样的断面虽然还没有经过严格规范的混凝土浇筑施工，但一般是不会发生坍塌的。

等到人们期待的那一道明亮、雷霆万钧的闪电在掌子面的雾霭里划过，不用说，凿顶工友已将怀中钢枪枪端寒光闪闪、蓄积已久的那静如山岳、灵如狸猫的力量，迎着昏暗中的岩石凝重、娴熟地就开始了刺击搏斗。

砰、砰砰、砰砰砰……

绿叶对根的情意·我与一局的故事

墨痕诗香

把精品留在当代 把承诺告诉未来

李炳焱

清晨，宝蓝色的旗帜在大地上蔓延，一群黝黑的面庞激荡奋斗的号角，汗水中映射的大国重器如同利剑，刺破万里层云，洒下秋阳辽阔。我们，用蓬勃青春创新与奉献，书写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答案，以全力挑战技能与极限，践行对国家铁路事业庄严的承诺，我们是西渝高铁康渝段的建设者。

精品，源于执着。宏图一展动山川，千里巴郡长安临。我们在银色铁道旁写诗，就不能不写烈日孤线下追求精准，涂画后的“日晒红”，我们在绿色车厢中高歌，就不能不唱安全帽檐下打造典范，印刷后的“汗渍白”，对照一个个验标和方案，开工标准化、首件工程评估、精品示范段、全线优质，清晰的建设思路、严格的质量管控，我们将钢轨向四面八方延伸、再延伸。

智能，源于创造。鏖战蜀道卧蛟龙，驾车通明斜岭中。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，今日之铁道非智能无以进步，大国工匠、智慧建造，我们以“四化”的管理手段支撑西部建设的专业典范，数字时代、领跑未来，我们以“信息”的集成共享展现科技引领的风华无双。混凝土全流程智能监管及验收系统，首个智慧型无人超市“物联云仓”，“建筑+互联网”，这就是我们在新征程上一路争先的坚定宣誓。

绿色，源于和谐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和谐交通、自然共鸣是我们的永恒主题，从低碳环保的装配式驻地系统到节能降耗的施工和治理方案，秦岭的风从长安行过巴蜀群山，在彩云之南留下绿水青山的生动实践，西昆联通三原地，一风吹暖千叠景，我们震撼于八纵八横的恢弘豪迈，同时也欣喜于打开车窗后的云山苍苍和江水泱泱，如像的巨笔点缀出山高水长的灵动画卷。

人文，源于初心。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从73年前兰新铁路的那根钢钎开始，我们就怀着“建造精品、服务社会”的使命战斗天地，嘹亮的劳动号子至今回响，艰苦、险恶、钻研、挑战、白头、传承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正是那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！企业文化、铁路精神都是为建造一个现代化盛世而诞生，也必将因此闪耀历史。

以过程精品创时代精品，万里铁道线旁的建设者们，把建设工程当作生命孕育，坚守“三个不出、一个出”的方针，以“敢想敢干”之姿擦亮一局名片，以“攻坚克难”之魂铸就先锋形象，以“焚膏继晷”之功定义铁军担当，让每一颗螺丝都经得起风雨的打磨和历史的推敲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我们也将化作永动不歇的“复兴号”，奔向千道彩虹！



荷韵清风

江南的记忆

吴 烨

那是一个恬静安详，四季如画的地方。夏日，河面上凌风破浪的荷花、春天，溪畔那一朵朵笑颜如花的桃花、秋天，田间那一垄垄金黄稻谷、冬日，悠悠深厚的老屋炊烟……这些都是父亲儿时的画册，描绘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初印象。

父亲出生在典型的江南水乡，久居城市的他，常常会回忆起故乡的风景、故乡的人和事。

阳春三月，溪边的桃花灿烂如云，就像悄悄向初恋告白的少女，羞涩地在风中轻轻摆动。到了夏天，水塘里开满荷花，它们宛如一群优雅的少女，穿着绿罗裙，在微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。秋天，稻田里整齐的稻谷，就像金黄色海洋，铺天盖地，浩浩荡荡，那种丰盈的美，仿佛是生活赋予的最初的幸福。而冬日的炊烟，在屋舍的掩映下，犹如长卷的诗篇，袅袅不绝。炊烟升起的地方，便是父亲牵挂的家。

如诗如画的故乡，那里以水为脉络，于绿意里织就悠悠的诗意。白墙黑瓦，小桥流水，尽是泼墨山水画般的意境——远远望去，江南犹如披上了一件透亮的绿色纱衣，带着清新的水汽和繁花似锦的色彩，无论是婉约的水乡人家，还是亭台楼阁、湖光山色，都散发出迷人的古典之美，让人如痴如醉。

儿时的父亲，经常跟随我的祖母去乡间赶集，那里的热闹，让他印象深刻。卖鱼的阿婆，挑着重重的担子，不停地叫卖；卖面食的阿伯，熟练地捞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浇上汤头，香味四溢；古稀的剪纸艺人，手法熟练地创作着一幅幅生动的剪纸，从他的手中，父亲领悟到了艺术的魅力……他常常一边品味着刚出炉的锅贴，一边聆听着熙熙攘攘的市集声音，感受着故土的风土人情。

父亲随祖母三五步走过一串串石板路，品尝着精巧的糕点，欣赏着书画集市的作品，还有苏绣、根雕等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，身心都被美的愉悦包围着。市集的热闹丰盈，绵延到江南的水路。每次从集市归来，祖



小桥·流水·人家

李奕冉 摄

母的篮子里总是满载而归，小鱼小虾，针头线脑，那些用来滋养日子的小物件，都倾注在她的眼睛里，使她有忍不住要分享的快乐……

多年过去了，我随父亲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。夏日炽热的阳光洒满了田野。来自大海的微风，乘着弯弯曲曲的河流悄悄吹来，拂过稻田的翠绿，捎带着一丝丝的清凉。父亲走过熟悉的小巷，走过精巧的石砌小桥，泛舟河道，呼吸着久违的泥土芬芳，呼吸着河水的沁凉气息，心底的那一份乡愁，才如轻烟一般散去。

步入小镇，映入眼帘的是古老褐色的石板路，左右两边，错落有致的鳞次栉比的老房子静静地分布在路两边，它们的门前是一朵朵盛开的蔷薇。蔷薇花儿在烈日的照耀下，稠稠密密的花瓣一层一层地堆叠，色彩浓厚，犹如夏天午后的慵懒和安详。这种安静的生活给人一种时间被定格住的感觉。

远望田野，排列着一片片稀疏疏疏的榕树，它们围绕着稻田，犹如一串星星点亮了夏天的田园。那些满

是粮食的稻穗在夏日热风的吹拂下，摇摆着，像热情的婆婆皱眉儿，笑着接待每个人的到来。

正值夏季，清晨的集市，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时，熙熙攘攘的行人已经在狭窄却又宽敞的街道上来回穿梭。他们在货摊前驻足，对比，犹豫，然后满意地笑着离开，手上多了几样新鲜的瓜果。货摊主人热情地推销着自家的产品，口齿伶俐，笑意盈盈。

午后，镇街上的溪水变得异常宁静，鱼儿在水底悠然自得地摆动着尾巴，像是在享受着零星的几分闲适，或许在慵懒的午后，除了人类，鱼儿也会有“午睡”的习惯。

江南的人们生活悠闲，耐得住寂寞，能悠然自得。你能看见在木质阳台上乘凉的老人，他们手中翻动的扇子似乎正在诉说着沧桑的历史。你能听见挂在屋檐下的风铃，仿佛在向你倾诉江南的故事。听，那哗哗而过的江水，那撑船者的吆喝声，构成了这片土地上特有的动听的声音，凝成了一抹浓重的乡愁，回